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六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靖江縣新改譚公渡記

靖江治在江中央其北達通泰以至淮揚為運河南達江陰走晉陵姑蘇道靖江之士吏農賈南渡江陰者十

之七八其自江陰而北渡者十三四當靖江之渡所為渡七十二而其最巨者曰瀾港前接江陰之港曰黄田其始亦最為近易嘉靖以來兩岸摧圮其浸轉濶且倍徙而中忽横一沙間之東西延袤可三十里渡者必循暗沙自蘇家港逆流而上取江陰之黄山港轉入黄田始泊中歴大小石灣鵜鼻觜鵜鼻之山益岸㟭而水益遒迅深者幾四十餘丈江陰之漁連巨艦而障其上流稍過之多為旋渦所廹觸石而葬魚腹者歲無虚月近

者遠易者艱兩邑之人皆苦之而靖江其尤劇者也前是為守者秦越其屬邑而為令者過於尊畏其守而狎其民亡肯以所苦告今太守譚公來下車之後除弊舉廢百猷鼎新乃以其間按行諸屬詢問父老具得其狀慨然歎曰吾安忍日視吾赤子之阽溺而莫之挽也顧謂長年三老靖江之渡孰與瀾港便曰蘇家港便已復謂江陰之津人渡孰與黃田港便曰黃山港便顧黃山之舊道多淤淺公具其事請於臺自港口疏之直抵江

陰郭為丈一千五百費直金九百二十皆取之肺石之羨而民力不與焉又嚴網魚之禁毋使伏險而所謂大小石灣鵝鼻之峭厲泗伏皆怳然而若失遠者復而近艱者復而易輕舠峭帆亂流嘯風不移晷而兩徹於黃山蘇家之口矣蓋自是卒歲而無一報溺者公又請改石頭之廵司於黃田口設閘於港内以資蓄洩臺兩報可於是邑民感公之德共謀即其地立祠以祀公亡何子來而趣二公聞之曰毋庸也民曰未可以溷我公知

姑建一亭以安憩者曰美哉洋洋禹功乎名之曰美哉復名其門曰濟川名其堂曰永澤亦以寓公惠也總而名之曰譚家渡而問記於世貞惟邑之令廖有恒亦然以為異日尸而祝公者此地也世貞不佞聞之古單襄公過陳而得其橋道陂津之不飭以占其將敗公孫僑之相鄭所務實長於此而孟氏以其濟人溱洧之一端而測其徒杠輿梁之不葺為惠而不知為政夫以深厲淺揭於民之損何幾而君子切切焉以效其規今公一

轉徙之間而歲脫數十百人於魚腹而遺之安積其儆舟之直省可亦不下百餘緡自是而推之十世以至千萬世其利益當何限也昔有名堰名堤名坡而曰名伯曰白公曰父曰母者幾與天壤相敝然以視譚公何啻徑庭哉是宜邑人之思公與公之見思於邑人也是役也相之者倅王君梁君馮君司理張君奉而行之者即廖令執役者簿孫化來請記者光禄署丞朱正初某之於法得附書公名桂新建人王君名鶴齡鄢陵人梁君

名鶴鳴南海人馮君名守慈谿人張君名有德祥符人

游練川雲間松陵諸園記

萬歷丁亥孟冬二日余以報謝諸君之禮先壟者至嘉定而大宗伯徐公學謨為具要余宴歸有園園故當第後隔一街入門稍東為長廊九楹而折者七遂通陽春堂堂五楹中可布十几而已庭有榿杏各一株差古其後為知勝軒軒之北疊石成小島峰巒洞壑之類具體而微右穿入曲房尋有大士齋三楹供像頗怪偉復穿

而入為池廣可二十赤脩五之平橋翼然實朱其欄度橋則有書室數楹枕之亦朱其欄折而東則樓三楹政與軒北小島對樓不甚高廣而頗華整為文木庋者以十計光色可鑑東西序列當藏法書名刻之類扁鐍嚴甚不及發也樓之後竹千餘竿傍當復有耳樓為臥所時雨聲淙淙然酒十餘行談笑頗適已而雨益甚暝色入皆不及偏游而出矣計宅亦無奇者以玫公故所作園記不甚合盖記成於楚臬時而後十餘年自宗伯歸

有所𥬇飾則為室之事十六而為卉木之事僅十四矣其麗勝於温公之獨樂園而廣似不及然温公後入行其道於鼎革時竟不獲老於洛而公之謝邦禮以歸専兹園者四載矣然則獨樂之虚更不若歸有之實也闕

孟冬之十四日雲間守喻邦相將宴余於顧太學闕之西郭園余曽見家弟説之亦願游焉是日午隂邦相要飯於郡齋與其父素菴翁會使四子侍酒而余德甫之子世輔亦與焉飯畢坐竹兜子出過孫漢陽克弘

小語宛轉將六七里至其地日下舂矣邦相偕其寮陳丞李司理出肅為門者二而得石山則峰巒澗壑之類略具時猶在畚鍤間未可登有堂承之堂亦未受几邦相乃導而穿別室凡再轉忽呀然中闢滙為大池周遭可百丈許華堂北嚮左循而為正南之西廊廊廣可二丈許脩八之十步一樓五步一閣皆枕水垂盡則大石橋跨之精巧宏麗殆不類人工折而南一樓供大士迤邐而東其脩廣皆如西廊後枕長堤堤外皆平壟無復

致矣南廊之左築土山其長與西廊對方葺洞庭花山武康之石奇木名卉實之雖氣勢軒豁雄壯要之一覽而盡大槩慕古圖畫家所謂仙山樓閣者然不中為太液昆明作奴也與邦相飲許時風横燭滅乃移而入一精舍脩竹當庭雨聲瑽琤談詩飛白不辨客主夜分乃成别則輿人告痛矣躓而顛余且笑曰吾貪與邦相飲不貪顧園游也聞太學兄園近而稍雅以暮不及游志之以俟異日余故嘗閱朱邦憲集見所為上海顧尚賓

露香園者而豔之又聞尚寶之兄道州守有水竹清居與露香並而加勝益思一游焉而不果望後一日過其里問主人年八十矣兩僮掖而出涕交霰於面語不可了了似訴其邑司之見窘也問其園則曰蕪矣病不能往者六年所然余意猶未已會有報訪之便穿委巷歷荒陌至城之西北隅而得之前為大道夾高榆兩行榆外皆菜畦露香據其左清居當其右外二門而中通蓋道州死無子皆屬之尚璽然果蕪不復治中堂猶無恙

丙舍頹圮與烏雀共臥石相踵藤蘿轉驕竹樹多不依次而蒙翳有真理至邦憲所紀亭館臺榭雖尚存然往往不相應要亦文人張大之故習也已過所謂水竹清居者其池沼稍自然野趣差勝而頹圮過之徙倚小時不勝榮悴之感賦一詩而出闕 潘氏豫園者方伯允端所剏也成僅可五年其東為廣塲十餘畝中雜積瀆一門翼然傍據之榜曰豫園入門折而西南有坊楔孤聳榜曰闕 度坊為石橋過橋稍西曰玉華堂前列峰

石曰五老峰一峰曰玉玲瓏移自烏泥涇朱尚書園秀潤透漏天巧宛然狹於崑山之龍頭石而高過之皆隋唐時物也不知何以得免宣和網其西十餘武得一門呀然闢為崇堂五楹曰樂壽堂其高造雲朱甍畫棟金碧照耀左右兩楹為方伯書室尤自勝麗巋然魯靈光也前為廣除臨大池可十畝左有岑樓門壯甚嚴方伯與其嬖寵居之右折為樓樓不甚精好而中庭一小山皆疊武康石為之方伯指示意沾沾自喜出循池右方

路不甚飭已入山蛇行而上正枕大池與樂壽堂對中亦有峯巒澗壑亭館之屬而不甚奇竹細而疎木庸而童石亦稱是蓋方伯志大而力不副廊廟多而泉石寡宜其爾也時月色致佳而方伯偕伯氏學憲俱不飲諸從與門下客能飲而非予所薦促巨觴十餘行而别

游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慧山第二泉名天下官河轉入三里至山門而窮山之泉為汲者割其清餘浸渺渺如建瓴而下東入秦王諸

園而王氏為最勝主人故光禄署丞其業八十餘構之可四十年矣入門物色皆莽蒼可憐百武許復得旁竇穿之則廣除豁然一堂不甚高而頗宏敞堂後枕方池敗荷衰落舊嘗蓄金魚百數十頭大者至尺許今皆稱烏有先生矣池後一樓亦稍敞不作故時麗壯而啟北窓倚西戸則西山之故覲無恙時客之從遊者俞比部顯卿曹山人昌先安布衣仁周布衣鏊王太學繩祖周太學秉文曹太學益學余出榼酒槀肉而勞之時華太

學露治具於西王氏園以待西北風厲不能竟山色乃呼飯而下由右廊得一扉則古木數十章脩竹彌漫有亭有榭流水穿石芙蓉渺渺履屐間聽之不厭以其木之古而奇也啼鴉爭其杪亦成嫵媚復為華所强戀戀而别余過之至是三矣其室愈敞木愈奇而山色以四時異態愈壯故不問主人然主人計且老僊而金魚者亦烏有矣將無無情者壽而有情者否耶室無情也不然則不恃人者壽而恃人者否耶當此名山中作葛藤

語不免受殺風景之目可笑哉出王光祿之東園則微雨霏霏矣華子以舟渡余輩抵岸而門翼然稍入十餘武則有立石一狀頗磊砢色亦古已復得一門稍轉而東危樓據之前為廣庭頗亦有卉樹峯石之類樓後枕大池池之陰堂五楹當之宏敞高爽左折而上為山有亭樹峯嶺洞壑之類宛轉曲折游者必傴僂然猶慮觸險側足詳顧猶不能無顛越獨下有一泉出龍口灌池中砰訇礧硠晝夜不絕聲其聲不以旱潦為大小魚得

之樂而倍肥其右方則從樓阯拾級而上取堂道也中構高臺政與東山對上有層屋亦壯麗臺半露雕欄畫楣三周衛之盖一小立而山與池之勝皆在目矣堂左啟竇而入為菴脩可數十武衡半之皆壘赤石為小澗凡十餘曲折流水潺湲自北而瀉深僅可尺餘淺不過三寸其水或玄或白皆用石色聲亦隨而巨細可悲可樂使人忘返盖取泉之自慧者引而轉灌大池者也又别構一精舍分泉引之穿舍而北出文石一承其穴水

激上飛如琵琶尤可愛華子布席於堂行酒酒殊不能佳而好為不根語俞曹諸君嘿嘿而已賴泉聲間之不甚厭也及暝乃别此園故屬談叅軍志伊今大鴻臚王鑑先生之次子鄉進士輕直得之然拓飭之費幾三千金故其雄麗在東園上然雅趣殊不敵也獨登樓而眺西園於山色得其三垂而東園僅當一面又所引慧山泉西園遇巧工而宛轉三疊中注大池東園則無之耳嗟乎使吾弇中有真山一拳泉一勺所謂新婦得配叅

軍寧詎若是而已哉兩園堂閣名不甚雅不志志其大都云

增校南京兵部題名續記

高皇帝既定鼎建業即大位因元之故置六尚部於中書省尚書秩三品侍郎四品當是時兵部統平之職悉歸之大都督府而所領僅兵籍雍容奉丞相教令而已其後欲損胡丞相權使尚書侍郎得別奏事取旨未幾而為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不置季政於六尚書部進

尚書秩正二品侍郎正三品移治於洪武門之東析大都督府五之而歸其權兵部兵部遂以重聞天下文皇帝之七年上幸北京六部之職如故而置行部於北以分領庶務亡何改行部為六部仍歸政於南而兵部獨上親御六師討北及下南交徠西域權漸移而北亡何六部之政亦漸北矣洪宣之際北部俱稱行在而在南者猶仍故稱大抵有其名而無其實有其署而非其政未幾在北者落行在而在南者加南京以別之於是名

與實俱北矣獨南京之兵部稍稱重則以總統諸衛故而尚書奉璽書佐留守勲貴臣而制其柄故班五部上然其始亦不專屬之兵部也成化而後始一矣六部於尚書侍郎俱有題名伐石而樹之後堂而兵部自少保大司馬喬公宇始有記萬歴初大司馬淩公雲翼重刻之弟當時金匱之藏不甚出而琬琰之編猶未廣故於高皇帝時所紀不能十之一而其後則有以他官而誤入者歲戊子世貞承乏為右司馬而大司馬内江陰公以

其事見屬相與訂定詳覈重刻石而仍屬世貞記之以附於喬公之後世貞竊謂隋唐而下兩都並建則有之然未有百司並置均重如我明者也兵部以居守之故則尤重重而賢者得盡效其才用則益重今毋論考鏡其行事功伐即一拂拭而循覽焉若王端毅之弼違鋤奸喬莊簡之鎮重伐謀王肅敏之裁橫攝下李襄敏之戢叛弭釁烺烺人目毋論其它則馬端肅倪文毅韓忠定林文安熊恭肅諸公雖以未久輒移或尋遂初服然

而其風猷節槩亦有不可泯者覩之有不悚然而動容且懊然思齊者哉今益者尚書二十一人左侍郎二十八人右侍郎二十矣削者尚書六人當其削以不與部政則雖以黄忠宣公福王忠毅侯驥之勳猷而削非敢削也於法不得収故也是舉也世貞所獲抒其愚則以大司馬公之指云爾

崇明縣遷新城記

崇明故沙邑也介在大海中始隸揚既而隸吾蘇既又

隷蘇之太倉州所領僅四五沙大者邑之小則為村無有島石以為隄防長波大濤嚙及邑阯則謀徙之葢自有崇明以來凡四徙矣而城皆土故於徙差易嘉靖之甲寅徙平洋沙警於倭始議用甓凡費公帑金五萬餘去海四十里而遂今僅三紀耳而嚙復及阯前令何侯相地得長沙差廣平而土脉方西長潮益徙而遠可以宅中議中三臺監司第所規擬於延袤頫凋計工費當從鉅則難為上當城城之田皆腴阜捨而賦縣官則難

為下以是中格而何君用遷去今令李侯至之未幾名三老而謀之曰阯半嚙矣不徙即一夕而拉然與汝曹皆魚鼈矣亟往仍故所相地而約之費亦小縮以請於備兵使者蹇公蹇公上於臺中丞王公侍御宋公具疏下尚書戸部許留臺贖鍰萬金其餘值七千六百三十餘金以屬李侯使自為筴李侯乃議以民故應償灶產軍需及歲捕黄魚之賦以足之而緩諸月城之當城者其它土因之隍甓石因之故堞官司學校材瓦因之故

署兵民室宇因之故居公以公徙私以私致畫地而築分功而廩勤者勞之惰者扶之以萬歷之十四年八月築土城至十二月而畢再以萬歷之十五年七月甃土城之表即以其月立官司學校至十六年二月而畢兵民之室宇靡所不奠居而諸侵故土人之田别以腴阜者補之欣然服矣大約城延袤殺於故五之二費殺五之三費殺則樂興城殺則易守葢新邑之疆去吾州之游擊營僅隔一水烽火相望即緩急有警援師以晨發

而午可至矣李侯以兹役之不易也既告成事而屬不佞記之不佞竊覩中原之壤爲鬭國之所必爭雖高堅之堞有所不能捍而江南最名饒樂不恒被兵其網利趣便之所又不利於障隅承平之季鮮有計及城者一旦島寇起而不城之邑靡所不殘躙於是版築之役鼎興而民驟困崇明之先一土城耳歸然於餘皇四戰之地歷三百餘年而不中寇彼豈以其瘠而置之夫亦以其四戰之民乘險而易爲守也日者改土而甓則益堅

今者避水而遠則益固就掇邇則益強兹邑之縣庳而之巖也縣下而稱望也固宜李侯成其詳而王公宋公蹇公握其要矣王公名元敬浙之山陰人宋公名仕齊之平原人蹇公名達蜀之重慶人何侯名懋官浙之永嘉人李侯名大經江右之南昌人代王公者為余公立代宋公者鄧公鍊荊公州土代蹇公者王公基李公淶時鼓舞焉於法得列書

溧陽令王侯去思記

余從南司馬官中獲接前緹騎大帥溧陽史元秉氏云元秉一日從溧陽吏士若而人來請曰邑前令王侯去吾邑六年矣令去時民有謠以紀之薦紳先生有詩歌賦頌之類以飭之而又合而成書俾若趙太宰鄔中丞者序之庶可以慰吾思矣而至於今猶未已也意必得夫文章之士不妄許可者記其事如太史公班范之循吏傳勒石而亭之於五父之衢俾夫出者入者游而憩者一舉目而若覩王侯而後吾儕之思始慰也余讀其

書諸出薦紳先生筆者固未論獨所謂十詠其辭甚俚而其事甚覈而詳夫詳則可以攷覈則可以信而俚則出於田吏市兒之口而無可疑則余記之所由昉哉迺為采而裁潤之溧陽當高帝時最為畿輔近地於恩澤最深而時有一二犯法者沒入田田之畝至賦米五斗而以次差減其為則凡四十有八而其蟹螺者若甌脫者賦米僅一升甚或草一束然漸以不能無淆混而至嘉靖末嗇夫之長以其繁而厭之刪為官民二則於是

吏益得竊其權而賄賕飛詭那移之弊滋矣侯故已悉其狀屬有詔丈量於是悉取舊則為規而躬率愿吏精胥行田畝察知其實著為絜令於是宿弊出而奸詭無所容蟹螺甌脫之產漸識主而有餘粒貧者稍一甘衣食矣侯又曰賦頗衷矣而斂不以法又不以時夫太急則困太緩則媮重則損農輕則損官非策也立平限為四以季受輸取盈而不取耗胥足若紲吏手若洗侯乃曰可以施約束矣酌王文成公鄉約之法而行之令三

老誨民孝弟力田禁游手粘履者毋得六博倡飲市魁毋得低昂物值以愚鄉人毋得借師而文其訟以祈必勝諸有犯罪無赦於是其良者欣然而戴高帝八條黠豪則惴惴奉三尺侯始曰可以施吾教矣朔望學宮延見諸博士弟子講説經術課文執給膏油之費以資之衿裾雍容過齊魯矣蓋走侯之四郭而其人忻忻如也之侯之雉門而其人肅如也入侯之訟庭而寂如也即侯之室而湛如也又以間游侯之澤宮而彬彬如也美

哉王侯固循吏選哉日者天子加意元元欲以漢法陟

斥二千石以下至黄綬今又且大計矣余竊以謂陟之

之不若風之也斥之之不若愧之也以王侯之為循而

樹之七尺碑以旌其政可以風矣其不與者知有愧矣

余不敢與衡地權不無一二小助焉盖去元秉之二月

餘而今令淄君來余以質之淄君曰然淄君亦循吏也

其語當不誣王侯名應麟閩之龍溪人其去邑也僅以

資得貳南雄郡嗟夫以侯之為循而僅貳遠郡也是公

論不在上而在下也溧陽之人厚矣雖然使侯以高第入任京朝顯官余安敢記之哉

重創青蓮閣記

青蓮閣者故瓦官寺閣也六朝事跡以為晉時有二青蓮得之瓦棺中以兹因緣而建兹寺慶元志亦云金陵新志曰非也晉哀帝時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陶地施僧慶力成之其宏麗甲諸剎青蓮居士李白嘗登瓦官寺閣極眺有詩紀之其句云杳出霄漢上仰攀

日月行高可知已至江南李主時寺俱付兵燹獨閣存蓋已改而為吳興復改而為昇元昇元者李主僭元也或云自趾至頂可二百四十尺延袤稱之蓋至明嘉隆之季而蕩然無復遺矣開士覺恒應真闡化後比丘乘緣詢趾遂搆蘭若冒以故名而於轉輪藏後得小隙地益借檀募別為層宇雖高廣不能什一而塗澤莊嚴於像教毋替余所謂不見如來滅劫時丈六金身亦不惡匪用解嘲蓋實際也僧雛騈來謁余請閣名曰其瓦官

乎曰寺額故命之矣將無吳興乎曰無取義也抑取諸昪元乎曰偏國之僭元也余乃更之以青蓮曰青蓮者居士白所署也非白而何以知瓦官之有閣也抑寺之所昉起乎雖不必徵寓教可也蓮以表潔青以表祥薄伽梵之所趺而安者乎拈而微笑者乎書以付僧使龕之壁

靈洞山房記

余性喜林棲而受數在海人而郭居無可游目者僅能

壘石疏池以依稀山水之似頗為游客之所麇集不勝煩而中悔之且以其自人力目境陋而杖屨易窮益厭其無當而今年强起官白下得走攝山牛首挹棲霞獻花之勝然不一宿而去之至盧龍清涼天界高座釋老之宫與魏邸東西南北之圃其高可以眺其奇麗可以愒者意稍足一暢第不移晷而輿人告御矣何者以俱非吾有也間從天官趙侍郎汝邁談其所卜靈洞山房之幽絶娓娓久之為神飛而色揚已出其一編示余曰

此吾所自紀紀之不足而咏歌之諸賢之過我也而續紀之且和之者也吾雖匏繫茲地未嘗一夢寐而不在山房子其為我記以寫吾思吾得朝夕焉且為刻之石以酬山靈余謝不敏不許葢公之言曰靈洞山者去蘭溪東西十五里而遥其來自金華之顛若率然蜿蜒而下三十里而近山一而六洞環之以故宋文憲公濂云洞六也而著名者三所謂白雲紫霞湧雪者也白雲者最險而高時時有雲氣還往也紫霞者色紫而麗幾如

天台赤城霞也湧雪者玉乳散漫若雪之飛舞也吾故

擭游焉則玆山孤聳俯諸嶺懸絶數千尺張左右翼而

下中為石田廣袤數十畝前列三峯若三大賓山之趺

有泉曰天池自地湧出瑩可鑒髮其甘若飴盛夏氷齒

泉之右山半有石高可數百尺若孤雲飛來欲墮不墮

曰飛雲更右一山多異石藤木樛葛望之蒼然宋初有

異僧栖焉築蘭若曰栖真故多脩竹喬松勝冠一邑為

高賢之所托足及吾往而寺廢久矣山亦已童且為野

人所據悵然久之及吾有嶺左之役過里其主知吾之有山水好也納券而請直矣吾欣然為昂其直割大官之積鏹以償而後自嶺左以不任適歸始謀保此山且以宅地易蘭若阯去天池二十武搆樓三楹擕所載圖籍歸之顏之曰秘書傍翼二小閣一以宿客一以儲粮樓之前齋曰三山可據而望三峯也齋前有堂曰六虛取易語以表洞也郭子章氏得其義矣樓之後有軒曰太液面山而臨所謂天池者其始方廣僅三尺許僧以

供粥茗而已吾拓而濬之至徑丈餘於是盡受諸泉泉盛而池溢吾東西疏兩溝磬折環吾牆而會滙於大池池可半畝亦吾所鑿也自是委曲縱流深窪琮琤不絕音與風松相應可一里許有半山亭廢而吾復之樵歌牧笑得於所憩去亭有磐石高亦數百尺岝㟧如蓮花吾為創蓮花庵以奉觀世音大士更半里降而達溪橋諸山之水皆合且餘十里夾植桃李春時爛熳游者作武陵源觀云昔之所望而不可即游而不獲信宿者長

為吾几席間物吾亦可以快矣即洞六而得其三於未顯者亦可以已矣而猶時時往來於懐一日有樵者來言公果欲盡得之乎有一洞去白雲稍近其勝殆逾之吾乃欣然攝衣而往披荆棘履巉岩至洞口則幽深不可際列炬魚貫而下四壁皆石鍾乳瑩白如玉滴瀝有聲霏霏若露屑吾乃名之曰玉露其奇麗非三洞所敢望也顧壁石若有題字不盡漶滅以為始發之耶則胡以有題字故嘗顯耶則胡泯泯不獲以其名寄宋公筆

也殆不偶矣樵者沾沾謂吾當爲公更得二洞姑識之
趙公又爲余言自吾有天池以煑茗泉清而茗香以釀
酒泉甘而酒釅其流以漑田滌松竹灌百卉流長而土
加沃蔬筍可以茹芋栗可以飽此吾居山之饒也日掃
一室淨几明窻焚香燕坐或誦古書或咏古詩或臨古
帖興到則消揺泉石間鶴舞鶯歌不減孔稚圭戴仲若
家樂倦掃一榻展簟而卧山光滿几雲容拂裾夜分篝
燈寂然萬緣都息唯聞泉聲泠泠度耳此吾居山之所

獨饗者也故人過從不冠而幘酒茗資之泉蔬筍芋栗資之圃留則棲於閣去則送於亭此吾居山之與客共者也今者日未舂而起噉太倉粟籩豆之實取之官禄對案呼筆手削吏牘束縛冠帶腰領不屬問之吾山有一於是乎子趣記之吾且歸矣余曰不然公天之所命以佐人主理者也其以玆山奉公非欲公長有之也欲玆山之借公以名於天下後世者也不然何六洞之顯者至公而始有文章隱者至公而始出也凡專為圃者

不能山居山者不辦為圃圃而山者不能盡得山之勝
山而圃不能文章者不能使其圃之長新而公獨兼之
且夫衷廣漢之北印石季倫之金谷皆因圃於山竭其
財力而餙之其壯麗幾與上林埒然不及身而沒之縣
官其山之飾亦不保而蕩為樵人牧豎之塲季倫差有
文章矣要之天下後世不以為山榮而以為山辱也其
與公可同年語哉今兹與公約公第無歸而余請先之
公為余傍山而掃一室余且按公紀與詩次第而問矣

游攝山栖霞寺記

余將以三月朔赴留莞而二月之廿六日抵京口其明日荆侍御邀登北固山又明日從京口陸行且百里俺及龍潭驛大雨肩輿出没於危峯峭壁之阯與江相摎帶而行如是者凡二十里雨益甚江山之勝顧益奇秀色在眉睫間應接不暇欣然忘其衫屨之淋漉也抵驛與兒子騏及張生元春小飲呼驛宰問以攝山道甚難之謂徑險而受雨則濘可無往也余興發不可遏質明

起遂取所問道時曉色熹微與霽色接溪流暴漲不絕
聲然所過諸嶺多童至中凹處忽得蒼松古柏之屬是
為攝山趣馳道數百武得寺曰栖霞右方有穹碑唐高
宗所撰以傳明隱君僧紹者隱君故栖此山已捨宅為
寺人主賢而志之碑陰栖霞二大字雄麗飛動疑即唐
人筆也稍東攝級而上曰山門江總持一碑臥於地拂
而讀之復前為門四天王所托宇焉攝級復上傑殿新
搆工可十之八而前庭頗偪側僧曰未已也是將廣之

移四天王宇于山門而加偉殿後攝級復上為方文僧供起麪餅茵蔯菌而甘噉之至飽飯已與元春兒騏由殿後啟左竇而出探所謂千佛巖者其陽為石塔塔不甚高而壁金剛力士像於四周頗巧緻此塔隋文皇所建以藏舍利者也文皇遇異尼得舍利數百顆分樹塔以藏之凡八十三州所遣僧及守臣爭侈言光怪靈異以媚上而蔣州其一也葢其時建業以蔣子文故降從蔣云塔左圓池一泉泓然滿其中石蓮花蹙沸而起僧

雖咸資汲焉曰品外泉茲泉陸羽所未品也千佛巖獨隱君子仲璋所鐫無量壽佛像可耳觀音大勢至已不逮其他若文惠太子豫章竟陵王千像皆刓損天趣以就人巧使斗拔奇峭之態泯沒不復可跡且所謂佛者一而已何千之有循千佛巖沿澗而進迤邐不可窮時旭日漸融草樹被之蔥龍罨靄有光澤澗水受雨爭道下迸勢如散珠聲若戛玉僧雖以酒茗從興至輒酒足疲輒茗已谿中峯澗至白乳泉探蠡酌之盡一器乃趾

踔過嶺其直如截者曰天開巖中僅通一線逕雖不甚高而孤險𡽫足可畏將自此問絶頂而力不勝矣其西則層疊浪嶺直下亂石錯之若海波萬沸洶湧灝溔熱視之審其名之稱也可二里許一蘭若承之曰觀音庵方有事於土木其壯麗幾與寺埒主僧某者福德人也言簡而精與之小酧酢而别還復飯方丈兒子輿未已復呼元春登絶頂返則日下舂矣欲驕余以所不及見余謂若所見非大江耶業已自北固龍潭飽之矣二子

不能對乃就寢今天下名山大刹處處有之然不能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兹寺與濟南之靈岩天台之國清荆州之玉泉而已靈岩於三十年前一游之忽忽若夢境耳今者垂暮而復與觀栖霞之勝獨老且衰不能守三尺蒲團地而黽勉一出遠愧僧紹然猶能自為計庶幾異日不至作總持哉

二酉山房記

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

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槖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恵子水則宋生葢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為書録其餘貲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阯使避濕而四敞之可就日為度二十又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為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為類十三為家三百七十為卷三千六百六十二曰史為類十為家八百二十為卷萬一千二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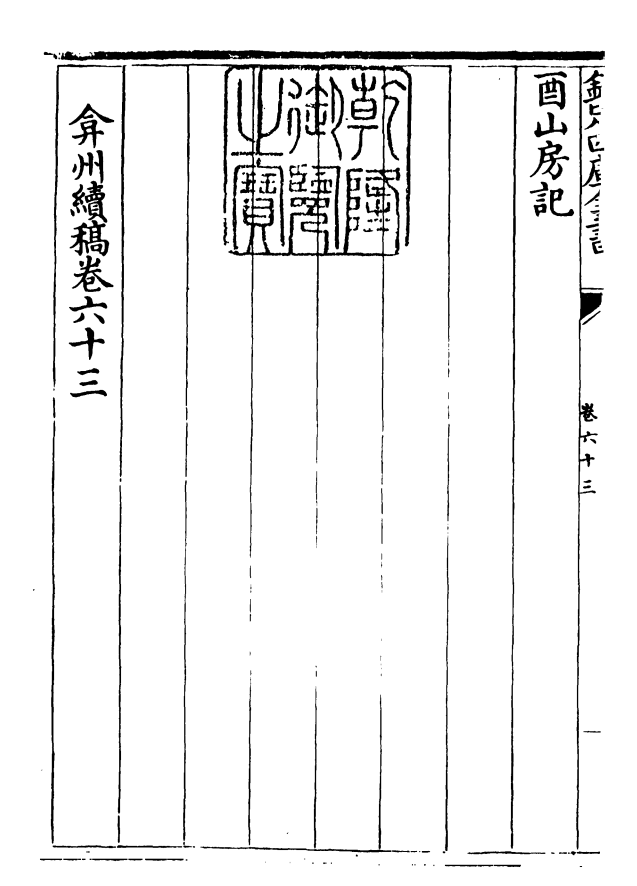
十四三曰子為類二十二為家一千四百五十為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為類十四為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為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饑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頀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無他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几一博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見畏門屏之間剥啄都盡亭午深夜坐

榻隱几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讐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隷扁其楣曰二酉藏書山房而屬余為之記按古所稱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文有云訪酉陽之逸典見荆州記甚詳一曰藏書之所有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間今宣撫之所由名而段成式之著書謂之酉陽雜俎者也惟敬之所標當亦云是余因以慨夫七雄之前蓋不惟周之藏史為老聃之所掌

者而名山奧窟如宛委石蕢禹穴洞庭之類其靈文秘檢往往有之第既為造物之所恡惜而人間之蹟困於漆書竹簡而未易廣蓋自七雄而後一燼於秦火再潰於莽三燹於卓傕四燬於湘東五佚於巢六竄於宣和雖隨散隨聚而周之藏史其所餘能幾何況闤闠之淺而責之守疋夫之力而望之致也夫以劉向之七畧僅三萬六千卷任昉又減其三之一隋之嘉則殿名為三十七萬餘卷而正本亦僅三萬七千而止耳開元之際

最為極盛至八萬卷然亦多一時之所著而宋崇文之目又減其大半後之益者積數十年而增募不過萬卷今元瑞以匹夫之致而闤闠之守僅十餘年而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難哉雖然世有勤於聚而倦於讀者即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有侈於讀而倹於辭者即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元瑞既負髙世之才竭三餘之晷窮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王霸之猷賢喆聖神之藴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

討覈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間以餘力游及發之乎詩若
文又以紙貴乎通邑大都不脛而馳乎四裔之内其為
力之難故不啻百倍於前代之藏書者葢必如元瑞而
後可謂之聚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讀也噫元瑞於書聚
而讀之幾盡矣屠龍之伎殫而世亦無所用子矣盍亦
舍而從我遊乎玉京人鳥須彌之頂有祖龍之火不能
燔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勿論者吾將發其一二以窺子
焉即二酉之藏與子讀于二酉之所得皆糟粕已作二



酉山房記

弇州續稿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

弇州續稿卷六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遊金陵諸園記

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洛陽雖稱故都然當五季兵燹之後生聚未盡復而所置官司自留守一二要勢

外往往為倦宦之所寄秩其居第亦多寓公之所托息顧能以其完力致之於所謂園池者皆極瑰麗宏博之觀而至金陵為我高皇帝定鼎之地二聖之號令萬宇者將六十年内外城之延袤葢自古所創有其所置官司皆與神京埒吏卒亦危割其半若江山之雄秀與人物之妍雅豈弱宋之故都可同日語而獨園池不盡稱於通人若李方叔者何也豈亦累洽全盛之代士大夫重去其鄉於是金陵無寓公且自步武而外皆有天造

之奇寶剎琳宫在在而足即有餘力不必致之園池以相髙勝故耶余自束髮挂朝版餘四十年中間里居之日倍於宦路蓬蒿一畝蒲焦數赤足以藏此幻軀而晩復見迫時趣名陪留樞過時之人舉步愧影唯是職務稀簡得侍羣公燕游於栖霞獻花燕磯靈谷之勝約略盡之既而獲染指名園若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

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美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柏而無石文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為峯嶺者可推已洛中之園久已消滅無可踪跡獨幸有文叔之記以永人目而金陵諸園尚未有記者今幸而遇余余亦幸而得一游又安可以無記也自中山王邸之外獨同春園可稱附庸而武定侯之園竹在萬竹園上因併所游志之東園者一曰太傅園高皇帝所賜也地近聚寶門故魏

國莊靖公俌愛其少子錦衣指揮天賜悉橐而授之時莊靖之孫鵬舉甫襲爵而弱天賜從假兹園盛為之料理其壯麗遂為諸園甲錦衣自署號曰東園志不歸也竟以授其子指揮纘勛初入門雜植榆柳餘皆麥壠蕪不治逾二百武復入一門轉而右華堂三楹頗軒敞而不甚高榜曰心遠前為月臺數峰古樹冠之堂後枕小池與小蓬山對山阯瀲灩没於池中有峯巒洞壑亭榭之屬具體而微兩栢異幹合杪下可出入曰柏門竹樹峭

倩於蔭宜餘無奇者已從左方竇朱板垣而進堂五楹榜曰一鑑前枕大池中三楹可布十席餘兩楹以憩從者出左楹則丹橋迤邐凡五六折上皆正平於小飲宜橋畫有亭翼然甚整潔宛宛水中央正與一鑑堂面其背一水之外皆平疇老樹樹盡而萬雉層出右水盡得石砌危樓縹緲翬飛雲霄蓋纘勛所新搆也畫船載酒繇左為溪達於横塘則窮園之衡袤幾半里時時得佳木長輩云武廟狩金陵嘗於此設釣樂之移日不返即

此亭也或云釣地正在心遠堂後心遠堂以水囓其趾不可坐危樓以扃鐍故不可登若乃席於一鑑改於亭汎於溪則前後兩游同之前游以花事勝後游以月勝其清襟雅謔飛白捲波於輕烟淡景中復前後同也前游余與大司寇平湖陸公主之客則大司徒寧鄉王公少司寇武安李公鴻臚卿無錫王公通政叅議烏程沈公後游余與大司馬內江陰公前大司徒王公少司徒歙方公主之客則太宰吾郡楊公少宗伯富順李公也

西園者一曰鳳臺園葢隅弄有鳳皇臺故以名亦徐錦衣天賜所葺今以分授二子析而為二當别稱西園矣園在郡城南稍西去聚寶門二里而近余時携兒子騏宗人少卿執禮陸太學端御游焉入園為折逕以入凡三門始為鳳游堂堂差小於東之心遠堂廣庭倍之前為月臺有竒峯古樹之屬右方栝子松高可三丈徑十之一相傳宋仁宗手植以賜陶道士者且四百年矣婆娑掩映可愛下覆二古石曰紫烟最高垂三仞色蒼白

喬太宰識為平泉甲品曰雞冠宋梅摯與諸賢刻詩當其時已賞貴之曰銘石有建康留守馬光祖銘二石痺於紫烟色理亦不稱堂之背修竹數千挺來鶴亭踞之從鳳游堂而左有歷數屏為夭桃叢桂海棠李杏數十百株又左曰擥秀閣特為整麗閣前一古榆其大合抱不甚高而垂枝下飲芙蕖沼有潛虬渴猊之狀沼廣袤十許丈水清瑩可鑒毛髮沼之陽壘洞庭宣州錦川武康雜石為山峯巒洞穴亭館之屬小於東園而高過之

其右則小滄浪大可十餘畒匝以垂楊衣以藻蘋儵魚跳波天鷄弄風皆佳境也南岸為臺可望遠髙樹羅植畏景不來北岸皆脩竹蜿蜿起伏小滄浪垂盡復得平坡一四周水環之華屋三楹大抵竒卉名果如頻婆楊梅桃李異種白蒲桃尚繁茂足餖飣其蘭菊可盆而植者則無幾矣考周公瑕所撰舊志堂閣亭館池沼以百十計呼園父問之十不能存二三名亦屢更易豈為錦衣之後人不能歳時增葺就頽廢耶抑詞人多夸大若

子虛亡是公之例云爾余一游西園遇花時所得會心倍於東園蓋尤耿耿云

鳳凰臺者舊建初寺之後一曰保寧寺在聚寶石頭之間稍隆處也宋元嘉十六年有異鳥三五彩集焉寺僧正顗裒土為臺識之或云秣陵王顗未審孰是唐李白侈其觀有三山二水之句學士大夫想像其雄峻瑰麗之勝而願游焉乃其踪跡漫漶不可復識徐錦衣天賜以其地之近又與所營菟裘鄰也崇其土則曰鳳凰臺

疏井而甘則曰鳳凰泉而傍阜之高者曰鳳麓臺為堂以冠之後軒臨渟碧池鳳凰臺之後阜更高者叢石為碁飾以佛宇曰叢桂菴其他有古樹脩竹之類余時與騏兒侯客未至相與縱步則以積潦故單舍摧圯免葵旅生臺亦痺隘舉目無所覩見意甚倦之啜主人茶一盌而出園丁强作解事語指墻外一墩曰此真鳳凰臺已視之乃塊土峻上可二仞許土色正赤兒子疑之余笑曰非也臺故衆土以人力成耳今此殆息壤哉後遇

朱彬州衣云鳳皇臺本僉憲阮丈里居後有鳳皇泉水甚洌而甘余當謁阮質之雖然奪徐以歸阮將無兩虞芮也

魏公南園者當賜第之對街稍西南其縱頗薄而衡甚長入門朱其欄楯以雜卉實之右循得二門而堂凡五楹頗壯前為坐月臺有峯石雜卉之屬復右循得一門更數十武而堂凡三楹四周皆廊廊後一樓更薄而皆高靚瑰麗朱甍畫棟綺疏雕題相接堂之陽為廣除前

匯一池池三方皆壘石中蓄朱魚百許頭有長至二尺者拊欄而食之悉聚若績錦又若炬火爍目魏公方合六卿之長佐時余與先至者四五人從右方十餘折而上得亭樓一小飲其中八九行而客俱至乃從左逶迤而下甲館脩亭複閣累榭與奇石怪樹繡錯牙互非枳履則棘冠其左折而下覩匠氏方西嚮而治軒三楹不暇入主人肅客大合三部樂轟飲至一鼓乃罷去大司馬陰公謂余公之第西圃其鉅麗倍是然不恒延客客

與者唯留守中貴人大司馬及京兆尹丞耳居三月所
大司馬吳公復延余於玆園時陰公魏公俱物故矣酒
數行不勝西州之感乃起訪所新治軒者而憩焉其麗
殊甚而枕水西南二方皆有峯巒百疊如乱攫猊飲得
新月助之頃刻變幻勢態殊絶時客為大司寇陸公少
司寇張公不甚宜酒余宜酒而意忽忽不樂飛數大白
乃別
余始飲魏公僅月餘而有大閱之役間以陰公言風公公

曰固也侯西園之葯緐而後與二公會非久公病矣陰公卒公亦繼卒會公之世子繼志等以誌銘見屬而余往釃椒漿焉世子以其仲父錦衣與崇信伯費公治具於西圃而請曰先公嘗言之不忍食也余乃强往盖出中門之外西穿二門復得南嚮一門而入有堂翼然又復為堂堂後復為門而圃見右折而上逶迤曲折疊磴危巒古木奇卉使人足無餘力而目恒有餘觀下亦有曲池幽沼微以艱水故不能勝石耳錦衣云當中山王

賜第時僅為織室馬廐之屬日久不治輴為瓦礫塲太保公始除去之徵石於洞庭武康玉山徵材於蜀徵卉木於吳會而後有此觀至後一堂極宏麗前疊石為山高可以頫羣嶺頂有亭尤麗曰此則今嗣公之所創也公居平日必一游游必以聲酒自隨取懽適而後罷去即寒暑雨雪無間也又指其木曰此為海棠為古梅為碧桃皆拱矣春時爛熳若百丈宫錦幄公能一來乎余頷之姑與崇信小飲而出

盡大功坊之東為東園公之第三子繼勛宅今所稱四錦衣者也嘗第武進士領南錦衣篆自免歸里主人為東園公愛子所授西園為諸邸冠顧以遠不時往益治其宅左隙地為園盡損其帑凡十年而成顧以病足多謝客客亦無從跡之己丑春四月七日忽要余與大司寇陸公游焉入門折而東南嚮有堂甚麗前為月榭堂後一室垂朱簾左右小庭耳室翼之後加鐍焉計奉其九十老母以居者也主人為具甚豐大合樂以饗酒二

十餘行散殽以餒從者乃起折而西得一門則廣庭廓落前亦有月榭以安數峯中一峯高可比到公石而不作殭嵌空玲瓏莫可名狀問之主人目余此故公郡中物也往年公郡中人艱食而吾幸有餘米故亟得之然道路之費已不貲矣北有危樓其阯已可三尺凡二十餘級而登前眺則報恩寺塔當窓而聳相輪復踞其上二丈許得日而金光漾目陸公絕叫以為奇啟北則峯巒環列若巫女鬟青翠百態相與咏賞佐以酒炙久之

乃下稍進則有華軒三楹北嚮以承諸山余乃躡右級而上登頫委伏紆餘窈窕上若躡空而下若沈淵者不知其幾亭軒以十數皆整麗明潔向背得所橋梁稱之朱欄畫楯在在不乏而所尤驚絶者石洞凡三轉窈㝠沈深不可窺揣雖盛晝亦張兩角燈導之乃成武鋪處煌煌僅若明星數點吾游真山洞多矣亦未有大踰勝之者水洞則清流泠泠傍穿逶一亭瑩澈見底朱鱗數十百頭以餅餌投之駢聚躍唼波光溶溶若冶金之露

鈋頡玆山周幅不過五十丈而舉足殆里許乃知維摩丈室容千世界不妄也所至皆有酒脯以佐其勝尋暝色起絃管發主人布几於樓之下再張宴於堂酬酢久之街鼓動矣回首恍惚若夢境命筆記之

萬竹園與瓦官寺鄰故人湯吏部元衡詹翰林東圖邀游焉時少司徒方公與余俱為客而余屬瓦官之主僧燒筍蕨合酉菜羮佐起麪餅四人者食之而甘次第禮佛像登重建所謂瓦官閣者徙倚久之乃出不百武抵

園亦魏公家物主者為邦寧公嬖子也辭疾不出使人具茗焉園有堂三楹前為臺臺亦樹數峯墻可萬數仞朱樓扃鐍甚固啓之亦殊壯盖其所栖宿處也堂左廂三楹亦可布席自此以外則碧玉數萬挺縱橫將二三頃許偃蹇自得幽深無際赤日避而不下涼飔徐發惜頗為積潦所敗主人有餘力置之羅衿香澤中不能為此君作緣又不能鑿池引水以益魚鳥之致令人有餘憾耳使付吾家子猷當爽然作淇渭間觀湯詹皆能飲

詹酒後耳熟談天便是重覩鄒衍二青衣老而能作洛生詠嗚嗚動人皆浮白之一助也酩酊始别

徐三錦衣者東園君之仲子而鳳凰臺主人也余游鳳凰臺去主人第小遠煑茗相問訊既而詰余則以一剌報之仲夏之廿四日雨晴霽閣者復得主人剌次日質明偶過方司徒司徒迎謂三錦衣相訪乎余曰訪而不及見也司徒曰見我見而請於我曰幸公與司馬公之報訪也晨使蒼頭闞我閽詢之則盛其供張掃門以候

矣余頷之入部畢還過方公公遂拉以同行及門主人嚴服肅客薦茗已而穿中堂貫複閣兩重始達後門門啟折而東五楹翼然廣除稱是為月榭以承花石置酒堂中十餘行三飯皆有侑乃復折而東啟垣則别一神仙界矣始由山之右躡級而上宛轉數十武其最高處得一樓而憩東北鍾山紫翠在眼復汎大白十餘行自是東其竇下上迤邐皆有亭館之屬伏流窈窕穿中石橋二罷而甃曲洞二蜿蜒而幽深益東則山致盡而水

亭三楹出矣亭枕池南而北嚮啟扉則三垂之勝可一攬而既池水清冷鑒毛髮萍藻時虢朱魚有徑尺者鼓鬣自恣奇峯峻嶺參差牟㝢怪木壽藤樛互映帶朱樓畫閣上割雲而下蘸波真使人應接不暇大約其麗埒魏邸之南園而廣勝之園之廣不能如東西二園而山之壯麗勝之余玆游出意外甚適小鈌陷者主人執禮謙甚不能去襬襶方公嗇於飲無為酬酢家又夙邀客如公瑕幼于之類已在館矣力辭乃得先别

徐氏兩西園之外復有稱西園者一曰金盤李園魏五公子邦慶之别業也去石城門可一里而近門俯大街有堂三楹頗卑淺後為臺循臺而東北轉可三十武榔榆夾之高楊錯植緑陰可愛更東蔬圃麥壠彌望又三十武有堂三楹堂之陽為廣除其南為臺列湖石四五下植牡丹以纓絡栢參之堂之陰疊石為山高不尋丈具體而已其阯皆鑿小溝宛曲環遶可以流觴而不知水所從出處山之麓為亭亭下為洞洞不能五六尺倚

墻而竇竹扉蔽之或云墻後復有山山之中有池當是
流觴之水之委也重堂複閣可以眺而數然不可即矣
左右老栝八株大者合抱偃蹇婆娑生意遒盡自此而
西南徑屢折籬落間亦有木香荼蘼之屬尚餘少花傍
植梅杏烏椑皆可實根既為藤蔓所制計得少實付之
鳥雀而已又西南有屋數十楹甃甓繚之前樹粉墻其
西為垣垣之外竹萬箇雜高榆數十與落照相鮮新歸
路稍東北始得水頗淼瀰疑即所過屋後池也亭西高

阜亭其上曰碧雲深處可以東眺朝天宫北望清涼瓦官浮圖烏龍之靈應觀亦有佳處也大較魏氏諸園此最寛廣而不為倫列得洛中遺意然以蕪不治故遂不能與他園抗使用五百金授丘壑胷中人治之當使嵇阮抱臂相尋不復它詣矣金盤李者得之故李將軍金盤事誕妄不足信

徐九為魏公叔第與公府相對而居今年三月之十二日邀余與太宰楊公少宰趙公大司寇陸公為牡丹之

會入門廳事頗壯然北向從右門折稍西南則廳事轉而南向益壯前有臺峯石皆錦川武康牡丹十餘種衣焉時五日之内為會者三而花事皆向殘獨此猶嫣然主人小設酒茗而已俄復肅客右啓一門則廳事更壯而加麗前為廣庭庭南朱欄暎帶瀕一池池三隅皆奇石中亦有峯巒松栝桃梅之屬亭館洞壑縈錯皆加丹堊左右畫樓相對而右獨崇据石臺為三層時久旱甫得雨意甚暢登樓而飲則烟霧冪歴忽近忽遠皆有姿

態主人具席於堂甚豐余謂趙公得無難子復古編乎趙公無以應曰是侯家非吾編所能約束也至街鼓動乃別主人之右方園尤麗即鶯於魏公所謂南園者也莫愁湖園者亦徐九別業也出三山門不數百步而近其園左有樓臺水閣花榭之屬而以洚水故多摧塌主人疲於力不暇飭然其景為最勝葢其陰即莫愁湖衡不能半里而縱十之隅岸坡陀隱隱然不甚高而迤邐有致趙司成王光禄沈比曹袁左軍置酒於中樓四壁

皆壞意甚危之然得以縱目無所碍時夕日將墮山水瞑幕宛若李將軍金碧圖呼酒甚暢第歸而聞吾仲氏訃盖一轉盼間哀樂相禪極矣自是不敢復及莫愁湖不然吾安能一月不一詣也

同春園者故齊藩之孽孫某所創也余嚮者從家弟敬美所得許太常園記而盩之宗人光祿湯徐二比部邀余遊焉其地在城西南隅去某之居第武可數也入門可方駕轉而右闢廣除豁然月臺宏飭峯樹掩映嘉瑞

堂承之堂額故邢參政一鳳古篆自是復得一門有堂曰蔭緑文博士彭隷其額二書皆名筆太常所謂垂柳高梧長松秀栢緑隂交加覆於欄檻者是也堂北嚮其背枕水而閣曰藻鑑却南嚮傍為漱玉亭太常所謂亭下有泉泉外植竹千挺泉流有聲琅玕成韻余再過之不聞所謂泉聲也壘土石為山逶迤下山有亭臺館榭之屬多牡丹芍藥當花時爛熳百狀大足娱目主人今逝矣故不恒扃閉羣公時時過從以故聲稱與東西二

園將實不如也

仲夏廿五日亭午散衙報謁諸公過許中貴飯我於涼堂不豐而旨為一飽自陸司寇所還有土垣横亘且里許其中皆竹而北其實闗而入叩之乃武定侯之故園也面東一軒稍入復得一堂亦面東又十餘武水亭三楹臨池南嚮又數十武復得一池其外皆菉竹大者如盌去西可三十丈而殺南北總五十丈而羸東則汗漫無際矣鸞稍翔空畏日不下輕颸徐來戞玉敲金三伏

之際不待遇阮公然後把臂入林也侯家燕中歲使人收其羨可百金第不知是威襄公故墅將永嘉大長公主所創否其左為故寧國大長公主府文皇之同母女弟也下適梅都尉殷都尉為建文君將重兵鎮淮安京師平第徹備而不入謁奉朝請之三年以嫌為忌家都督趙曦譚深夜抳之水死上雖快而憐之捕誅曦深所以慰藉公主良至官其三子皆孝陵衛指揮使今有視錦衣篆者公主府堂前後皆毀圮僅大門在其園亦皆

竹廣袤與武定園埒竹之巨麗不逮也亦為之一步而出

市隱園者故鴻臚姚元白園也姚君蓋嘗刻周公瑕所撰記與故顧尚書璘許太常穀邢侍講一鳳張寀幕之象彭徵君年今余洗馬孟麟諸賢之詩其稱栩園之勝不容口余讀而豔之今年五月且盡吾鄉張幼于與公瑕俱至都幼于與薛鴻臚者邀余游焉時姚君物故久矣過其子諸生某居相與要入堂後一軒雖小頗整潔

庭背奇樹古木稱是復轉而東一軒中頗敞出古畫墨蹟之類亦閒有佳者評隲少時若茗佐勝出門穿委巷百餘武始得園叩北扉而入有茅亭南嚮傴僂猶妨幘其左小山以竹藩之不可登則姚生之仲弟所受也前為大池縱横可七八畝其右有平橋狹僅容足蜿蜒而前橋盡得平屋五楹中三楹所謂中林堂者也堂後一軒枕池曰鷲羣閣半敝矣以孜公瑕記所稱某亭某橋某館某臺者今皆不可復跡豈鴻臚之綈飾不能保之

身後耶將公瑕文士誇誕難信耶時久旱得雨甚快坐閣中雨復琅琅已而平波盡鱗飈風欲立遙望所謂小山者黑雲幕之殆若潑墨意頗灑然而主人酒炙乃不時至蓋幼于實悞之會余與薛各有所攜壺榼且酌且談移時而主人之具至則頗腆相與盡適而別得詩一章

武氏園者憲副武君之弟太學其所搆也始鴻臚江陰薛生為具要大宗伯姜公大司寇陸公少司徒方公少

司寇李公與余游方山余以遠不可乃謀之萬竹園從瓦官寺乞齋供畢而姜公於園之主人有所避乃西南行里許得武氏園而休焉園有軒四敞然無所避日其陽為方池平橋度之可布十席橋盡數丈許為臺有古樹崇峯之屬叢竹外護池延袤不能數十尺水碧不受塵時聞濊濊聲蓋青溪所借流也其右方有精舍啟鐍而入堂序翼然又西一樓雕梁畫桷陳張頗麗而中供吳偉所畫仙像殊不稱薛生云武靜歛不涉外事而奉

佛亦好長生之道時捐槖爲施審爾一佳士也姜公陸公談余與李公飲方公湛然其間兩不違性近瞑而散吾至白下凡三過王貢士杞園園在聚寳門之西可半里度委巷轉至其處門對大河河之北爲帝城入門得一堂三楹更南嚮庭中牡丹盛開凡數十百本五色煥爛若雲錦時宴余者繼山鴻臚華松光禄也與余皆王姓主亦王姓大奇繡毬花一本可千朶後二旬許復遊焉主之者趙司成也從牡丹之西竇而得芍藥圃其花

盖三倍於壮丹大者如盤白於玉赤於鷄冠裊露迎颸
嬌豔百態茉藇復數百本建蘭十餘本生色蔚浡可愛
傍一池云有金邊白蓮花甚竒時葉猶未錢也明日復
遊焉主之者宗伯姜公少司寇李公也則與已闌矣於
洛中擬天王院花園子盖具體而微

游吴城徐少參園記

郡城之坎隅有水木岡阜之勝甲於一城友人徐少參
廷祼治之十年矣或曰故吴文定公東莊也後人蕪而

宅屬焉萬歷之戊子仲春十六日余赴留樞過郡徐君
與蔣少參夢龍醵而見要至則日亭午矣啓西門而入
復過一門有小軒以憩客更西一門呀然而闢崇堂五
楹雄麗若王侯前為大庭庭陽廣池三隅皆山卉樹罨
靄岡嶺逌峻徐君乃呼小舫御之載酒舫尾前一艓艋
為鼓吹導遶出山後逶迤長溪至西閣而休閣東枕溪
而西為臺臺廣平可以望月飯已迤邐而下則有三藍
輿候叢竹間余謂竹茂密或與妨既而不告妨也已得

石徑逶迤上下或峻或夷余謂當益輿妨既而復不妨也乃徐君已先試輿竹中妨則芟之其始治巖嶺亦然余今而後知余之拙於山也前歷深洞登絕頂主峯最雄壯復下穿至一巖前凭朱欄磬折依水玉蝶梅數株麗之為舉數大白復前陟降幾百許武則瀑布巖出矣巖陡削可三丈許仰而望之勢若十餘丈者疊亂石為峭壁隃天成已巖鼓瀑瀑自山頂穿石虩而下若一疋練中忽為燕尾迸入小圓池千珠逆噴復蹊池竇而遠

余前浮觴湫湫爭先取捷久之瀑水益雄布㴼於地卧而觀之面髮沾灑誦暎地為天色飛空作雨聲句大吽稱快酒至數十叵羅不能醉葢徐君預蓄水十餘櫃以次發之故不竭吾不知於龍湫開先若何慧山兩王園故真泉業弗如也日下舂為宅主人所挽悒悒而别得詩二首

游牛首諸山記

余耳建業牛首之勝者久矣至謂不陟牛首不為宦建

業而甫上事之月有八日大宗伯姜公少司寇李公邀予與大司寇陸公少司徒方公游焉余聞之色飛呼粥不能盡一甌既出候諸公於聚寳門之報恩寺皆不至時寺之二山門前後殿周廡久委刼火獨一塔在塔故文皇下京師纂大寳傾天下之財力為高帝及后營福者也其雄麗冠于浮圖金輪聳出雲表與日競麗余劇欲一登之而僧頗尼以不任余乃易便服行滕憑小吏肩而上甫三級則已下視萬雉矣級益高階益峻兩股

躡踔者久之強自奮盡九級宮殿樛轇萬棟櫛歷與平
疇相映長江如白龍蜿蜒而來惟鍾山紫氣與天闕方
山不相伏餘無所不靡塔四周鐫四天王金剛護法神
中鐫如來像俱用白石精細巧緻若鬼工余摩娑久之
听然而笑謂足且詛吾眼矣下不盡一級而姜公方公
至相與聯輿行十餘里抵魏公莊水亭小憩時日已過
昳姜公見余之有饑色也出橐得粉九四啖之復行十
餘里為李賢妃園一小璫出肅強余三人步入可里許

始抵其室出醎蔬清酒為薦余為之舉六七觴賞其率素也璫指謂此為唐王母貞順麗妃余記唐定王者高帝之第二十三子也母即李賢妃所稱三字謚妄也姜公後攷曹志以余言良是出門而陸公李公始來自是古樹流泉迤邐不斷仰望玆山蒼翠逈絶諸嶺獨所謂牛首者轉近轉不似雖雙嶺依稀相望然一聳一痺殊不堪天闕吾家始興處創大役姑用以塞衆喙耳陸倕別銘雙闕之石與何徵君前後駁之駁之是也抵山門

日已下春矣緣坡而上至金剛殿殿後有石階數之正得百級曰白雲梯梯盡則為四天王殿殿後級如前而殺其半梯盡為大雄殿殿後復為毘盧殿毘盧者釋迦千丈報身也大雄之左方室曰觀音右曰輪藏中為平除下俯天王殿除之左文杏樹高可數十仞圍稱是百年前刼火不能燼非僧臘可擬已宗伯公具飯於方丈余以饑故啖之甘攺席文杏之傍時月初上葱蘢晻靄大有致出余所攜白酒與李公相酬酢陸公劇談姜公

與余間應之方公時出雅語然於四祖點懶融一大際未有相叩會者已與陸公稍西過一樓宿焉其前三楹樓也而後則踞巖為淨室睒前縈而坐皎月當牖其東南連嶂紫翠百狀西南為下方梅壟菜畦平楚細流一碧千頃與陸公對坐嗒然忘此身之猶在塵世也以飢故寢亦甘凌晨起姜公李公要余飯方丈余與談茲樓之勝攜榼就焉僧蔬雜陳出余壺中瀝數行乃出循東廊度崚嶒而上得文殊洞自然石龕文殊像極猥小而

外為重屋冪之不足當金剛窟萬之一又東為辟支巖有塔附焉曰藏辟支佛舍利處也頗現光怪余讀盛仲交記為一哂辟支獨覺也刼前迦葉佛有之安得留舍利於支那殆是菩薩或高僧舍利耳又東為捨身臺余以足疲不得上笑謂今者眼當詛吾足矣然寔無他奇尋李園之小璫復以酒來布席别閣亡何姜李二公復置席方丈飯畢循松林而下觀所謂昭明太子飲馬池者一坎窞耳水赤而濁僧云亦時涸三吳諸蹟多附之

昭明亦妄也出三門欲取道獻花巖肩輿出沒松影與虢日相照豐草綠縟黃花錯出如綺繡可五里許得一嶺下輿却望牛首丹宮碧宇列嵌巖際下者若墜上者若綴帝釋天化城恐不是過也循嶺而右稍降為祖堂盖融之後尊融為祖以嗣信大師者前後殿閣頗整麗啜僧供而出復憩故嶺徘徊不忍下乃循嶺而左稍降可里許得獻花巖故寺道傍一深洞延袤將二丈塑融像其中僧盖云此融未見信大師坐處也劉禹錫所稱

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馴聽正其時耶迨得法信師之後則不爾不落階級自不為鬼神所窺道宣之所以不敢望三車也然融初不作有漏因後乃日於丹陽負米一石八斗為衆法成此大剎能無與達磨初祖示訓相倍耶要之融自得法之後猿烏獻花亦可不獻亦可作有為跡亦可不作亦可如未得法却無一是處僧導登山門前殿陟険坐芙蓉閣亦可以眺牛首俯下方然迫仄殊不逮所聞復小飲方丈還至報恩更衣别諸公

時日猶未下春云嗟夫牛首獻花與攝山栖霞之勝余蓄之四紀矣而晩始得之得之晩過從當益數第浮屠法宿嘉桑下不得過三日去愛戀也余自此不復作二山游矣且故鄉一團瓢地不減維摩丈室能容阿閦世界而又何戀戀兹勝耶余且歸矣

弇州續稿卷六十四